

花的人文世界

錢曉雲

國立宜蘭技術學院人文及科學教育中心

摘要

中國人文教化表現在花卉上特別明顯，整個花的世界是具體而微的小宇宙；所謂「一花一世界」所著重的就是這種人倫秩序的溫柔詩教。

由遵循自然規範進而延伸到，在花花世界中注入性情，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最重要特質。因而文人雅士常應用自然界中飽含生命的花草樹木，抒發胸中的逸氣。因此，作品經常表現出灑脫、飄逸、靈慧的書卷氣息。

明·袁中道便說：「花為天地間，慧點之氣所形成。」花木能令人修容，令人養顏。而文人常藉詩詞之心，觀察自然，感受萬物。以花草為媒介，表現其文心、詩情與意境。引導人們進入清幽高雅、饒富情趣，而又無窮豐富的心靈世界。使自然生態與人文情思互動，而達到「讓文風浸入人心，讓美意走入生活」的目的。

因此，在中國文化史上，不論帝王富豪、文人雅士、平民百姓、閨閣仕女、孺童稚子或僧客道人，無不和「花」結下不解之緣。

關鍵詞：花、人文、詩情、逸氣、詩教、心靈。

The Humanity World of Flower

Hsiao-Yun Chien

Humanities and Science Education Center

National Il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bstract

It is specially obvious for Chinese humanity cultivation to be performed on flower. The whole world of flower is just like an universe similar in shape but smaller in proportions. The so-called “One flower implies one world” rightly emphasize such gentle, cultivation by poetry for the order of human ethics.

Following in obedience to the natural criterion, it is further extended to interpret the gay and material world with various disposition and it is the most important character i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herefore, literate and sophisticated persons often relieve and express their graceful spirit in mind through application of all the vegetation with rich vitality in the nature. That’s why their works are frequently full of bookishness with carefreeness, gracefulness and spiritual intelligence.

In Ming Dynasty, Chung-Tao Yuan ever said that “Flower is formed by the spirit of wisdom in the universe.” People can modify features and cultivate temperament through the contact of vegetation. And literati often observes the nature and perceives all God’s creation by means of poesy. They also use vegetation as medium to express their literary soul, poetic inspiration and mood as well as lead people into the spiritual world where is graceful and elegant, abundant in sentiment and endless richness. In this case, it can interact natural ecology and humanistic feelings and thoughts. Furthermore, it can reach the purpose of “Let the mind of people full of literary vogue and the life of people full of goodwill.”

So, in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 either the Emperor and the men of wealth and influence, the literate and sophisticated persons, civillian people, maidens, children or monks, they all are tied with “flower” by close coincidence.

一、前言

花卉是美的象徵，愛花是每個人的天性，花卉和音樂、美術一樣，對於人類的精神生活，具有潛移默化的作用。它可以美化人生，淨化心靈，鬆弛緊張的生活，彌補心靈的空虛，而達到「渾然忘我」的境界，使人生美滿而和諧。

因此，中國文化在「以天地為心」，「道法自然」的原則下，往往流露出濃厚的人文關懷。看到「蓮花」便想到「出汙泥而不染」的高潔。看到「菊花」就體會「經霜愈傲」的志節。而看到「梅花」不畏寒霜，吐露芬芳，便領悟到「不經一番寒澈骨，那得梅花撲鼻香」的道理。

由於中國文人對「花」寄意深厚，所以常藉花葉扶疏，展現宇宙大觀，體現自然逸趣，表現「淑世善群」的情懷。這份情懷，自古至今，永不衰退。

身為炎黃子孫的我們，在對天地萬物觀察體認之餘，更須作深沉的省思，並期望自己對後人行走紅塵，披荊斬棘，開拓康莊大道時，能有所裨益。故作此文，冀與同好共勉之。

二、花的字源與意義

「花」的古文為「華」，是「𦵏」的俗字；與「華」字同。(註一)

《唐韻古音》記載：「花字自南北朝以上，不見於書，直到北魏太武帝始光二年三月初，造新字千餘『花』字方出現於典籍。」由此可見「花」字乃魏晉以後所造之新字。

《說文》上說：「花本華字，榮也。」而《後漢書》上記載：「樹先春而動，草迎歲而發花。」又說：「肆雕章之腴旨，咀文藝之英華。」此外《詩經·周南》也有所謂的：「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召南〉上亦記載著：「何彼穠矣，華如桃李。」由上述典籍記載，便可知曉「花」、「華」二字相通。

我們人類和「花」出現在地球上，已經有二萬年的歷史。在這段漫長悠久的歲月中，人類與「花」早已結下了不解之緣。「花」對中國文化，特別是文學，影響非常的大，和我們的生活更是密不可分。例如邵康節〈惜芳菲詩〉中便有：「細算人間千萬事，皆輸花底共開顏。」的詩句，這就是將人生與花卉打成一片。「而以『花』代表一種言語，代表一種意義，讓『花』從自然世界進入人文世界，我國最早。」(註二)只不過時至今日，人的耳、目、口、鼻，因過於機械化，已多失其用。所以禽對語每每不聞，而樹交花亦多不見。為了彌補這種心靈上的虛空，得須多與自然接觸，讓花的美、善，洗滌胸中的塵埃，體現自然的逸趣，達到「物我渾然」，「天人合一」的境界。而這種對花尊崇的意念，乃是愛花人尋求的境界，也是現代人的理想。

「花」本為賞心悅目之物，但由於廣受全民的重視，漸由品賞藝術變成社會和宗教禮儀的必需品。如帝王以金盤御花，表達自己的風雅及對臣下的恩寵，顯示他德被群臣的典範。巨室以蒐集奇花異卉，為豪門雅尚，因此廣求名花異

卉，精築名園名亭。文人雅士以蒔花藝卉，陶冶性情，抒情遣懷。玩賞之餘，寫蘭畫竹，詠梅頌菊，增添花藝的文化內涵。平民百姓於屋側，壁角種植花卉，以娛心懷。閨閣仕女，雅室插花，盆栽，憑添嫵媚之質。孺童稚子折花插瓶，以助生活情趣。情人更以秉蘭、贈芍藥，表達愛慕之意。至於僧客道人，以花供佛，平民百姓以花祭祖，更是通國習尚。由此可見，花卉已融入生活，成為人們不可或缺的一環。它不但可以賞心悅目，更可發古幽思，有助於文化的闡揚。

因此文人常藉花卉怡情養性，陶冶心志。而花卉藝術雖不似文學之不朽，但它卻是生活美感的反映，也是一種性靈智慧的探索。在西方，人們經常把美麗的東西比喻為花，譬如純潔之物或可愛之物，美女的姿態與容貌等，都喜歡用花來作比擬。而花經過詩人、文人、擬人化之後，常表現出各種不同的意義，譬如玫瑰花是「美麗」的象徵，百合花表示「威嚴」，而三色堇則意味著「誠實和謹慎」。在欣賞花的容顏之餘，思考或探索一下花的寓意，瞭解一下花的語言，也是一件快樂的事。根據西方神話與傳說所產生的「花語」很多，有的來自花季的花語、有的來自於葉片的花語、更有的來自花名的花語。

(一)來自「花季」的花語：

花語和花綻放的季節有莫大的關係，例如春天開的花代表「幸福」、「希望」。夏天開的花代表「開朗」、「熱情」。秋天開的花代表「追思」、「回憶」。冬天開的花代表「忍耐」、「堅毅」。

(二)來自「葉片」的花語：

花語並不單指花的語言，葉子也有各式各樣的花語，例如秋海棠兩邊的葉子成雙時，象徵著「有情人便成眷屬」。而楓樹一到秋天，葉片就變紅而飄落，故有「隱居」之意。

(三)來自「花名」的花語：

除了上面所談的，另外還有許多花的花語，是依據學名而來的，例如「雛菊」的花名，有「美人」之意，所以它的花語是「美麗」、「可愛」。

綜上所述，便可知道「花語」是一種有趣的言語，就像花兒在對我們說話一樣，它可以用來追尋人類心中的往事，可以探討自然界和人類內心深處的秘密。倘若能將心靈寄託於花上，時而敘述種種神話或傳說，的確是一件美好的事。因此在背負太多生活壓力時，能拋開一切桎梏，打開心結，追求永恆的信念時，便會讚嘆「生命真是美好啊！」。

三、花文化的形成與發展

大自然中，花木集宇宙精華於一身，園中花木固然生趣盎然，但幽谷花木更是高雅不俗，盆中之花配以雅石、青苔，表現出形象自然的縮形山水。而案上瓶花，卻帶給書齋雅室，自然之德澤及宇宙之溫柔。頭上簪花，可使人花相互輝映。手上秉花，增加嫵媚儀態。而盤中之花，則流露出自然扶疏之美。至於溫潤美好的花木果實，既是花卉的結晶，也是後代花卉的種子。它負責了花卉傳承的使命，也提供了人們飲食之源。

在理性的自然主義，融合專業的園藝科學後，人們巧妙地應用花卉來美化生活，傳遞感情。以挺直的枝葉，盛放的花朵，來讚嘆四季輪迴的神奇。藉著心靈的感動，展現美好，愉悅的人生，讓大自然充滿驚喜和歡樂。

由於儒家思想的薰陶，中國人賞花，素來講求花形、花色、花香、花德四者兼備。花形、色、香、以美為依歸，花德則以善為依歸，這種觀念主導中國有三千年之久。這段時間，一面注重自然之美，一而又要兼顧人文之善，將人文的善與自然的美相結合，使外在的文與內在的質相互合併，便成功的塑造了中國人「花的文化」。

然而文人研究花卉，除了強調花的色、香、形、德外，更強調花的溫柔敦厚，以及花的象徵意義。如菊花代表「吉祥如意」，蘭花給人「高貴典雅」的感覺。百合象徵「百年好合」、梅花象徵「堅毅不拔」、「旺運」則是鳳梨花的含義。此外橘子、荔枝，皆是採擷「吉利」的諧音，象徵事事圓滿。這種觀念所表達的特色，正符合儒家的審美觀念。而儒家的文化觀，講求的是文質彬彬，但更重要的是內在的美、善。所以儒家美學是以善為鵠的的。這種觀念表現在花藝上更是普遍，如松、竹、梅，組合而成的「歲寒三友」便是一例。取其不畏艱難，堅忍不拔的精神。

迨儒者將教化與瑞應結合後，自然形成了一股強而有力、安定社會的力量，使得花藝文化，不單注重美、善，更兼具教化功用。

此外，佛、道兩家對花的愛好與尊崇，更甚於儒家。他們「以花『修道』，以花『悟道』」（註三）。尤其道家，崇尚自然，認為「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因此特別注重服食養生之道，認為菊花、茱萸等物，可以避災解禍，所以服食可以避邪。而食用百花花粉，亦可以延年卻老。但佛家則認為「以花悟道」可領悟禪理中「心心相印」之道，而收靜心之效，可以成聖、成賢。如蓮池大師在《竹窗隨筆偈語》中便說道：「庭中百合花開，晝雖有香，澹如也，入夜而香始烈，夫鼻非鈍於晝而利於夜也，白日喧動，諸境紛雜，目視焉，耳聽焉，鼻之力為耳目所分而不得專也，用志不分，乃凝於神信夫。」此乃以花悟道，也是強調「人與花」心靈相通的最高禪思境界。這種愛花、崇花，只求生根於大地，只求為自然之子的觀念，是自然環境最好的修補劑，也是重建心靈、增長智慧的一劑良藥。

儘管人們對花卉的愛好，各有不同，取決於個人的品味，但也受時代風尚的影響。在不同的文化格局中，蘊藏著不同的美學要求，如宗教之花，以聖為依歸，次為真、善、美。殿堂之花，則以善為主，次重真、美。齋室之花，以美為依歸，次重真、善。園花、野花，則以真為最高原則。大體說來，古今皆重

園花，先秦以前，重秉花。唐、宋重佩花。明清二代則重瓶花與盆栽。瞭解了中國花卉的發展狀況，不但可「發古幽思」，復興文化，亦可「以古勵今」，策劃未來。

四、中國文人心目中的花神

自古以來，花草樹木和人類的關係就很密切，透過花木，人們感受季節的轉移，時間的流動。透過花木人們尊奉神仙、聖靈，祭拜列祖列宗。透過花木，人們怡悅心志、陶冶性靈。簡單的說，從花木中，人們得花之真，盡花之善、崇花之聖，賞花之美，這種對花喜愛，崇拜的情形，可從流行民間的「花神」傳說中，得知其梗概。

人們對「花神」的供奉，原本只是宗教性的崇拜，所奉的神也大多從通俗故事中擷取，非常富有民俗色彩。這種情形由「明朝張岱《陶庵夢憶》中收錄的一則有關花神的故事，看出民間崇拜花神的虔誠與恭敬。」(註四)

根據古籍記載，「花神」的信仰，在中國起源甚早。東漢劉安在《淮南子》一書中便說到，二千年前有位「女夷」的神祇，掌管百穀與花木的生長與繁殖。可見這位「女夷」就是中國最早的花神。

時至魏晉，神仙之說大行於世；而《花木緣》中亦指出，晉人魏舒之女，在湖南衡山修道成仙，人稱「魏夫人」或「南嶽夫人」。魏夫人身旁有位女弟子名叫「花姑」，擅長蒔花，因此世人尊奉「花姑」為花神。類似情形，在明、清頗為盛行。

花神之說普及民間，受文學家彩筆渲染之功為最。於是花卉栽種者為了迎合眾人喜好，推出每月應時花卉做為代表，再經文人選用眾所周知的美女或具有人格特質的歷史及文學人物配合，於是花神之說不脛而走。它雖只是文人雅士遊戲筆墨之作，但敘述得十分傳神，非但成為家喻戶曉的神祇，甚至還建廟奉祀，這種現象，尤以江南為最。每當春天來臨，百花爭艷之際，江南一帶，花團錦簇，美不勝收，此時文人雅士，乘興賦詩，為這美好時光頻添幾許美意！

在中國文學領域裡，讚賞花神的詩文頗多。由於各人境遇、感觸不盡相同，遂豐富了花在人文領域中的內涵。例如上海嘉定花神廟門楹上，便撰刻一幅未具作者的名聯：

海棠開後，燕子來時，良辰美景奈何天，

芳草地，我醉欲眠，棟花風，爾且慢到。

碧澗傾春，黃金買夜，寒食清明都過了，

杜鵑道，不如歸去，流鶯說，少住為佳。

好一幅戀春惜春的景象！一般來說，鮮花盛開的季節，多半是在初春，所以，詩人都喜愛描寫初春的景色；而本聯作者則從另一個欣賞的角度切入—著墨於暮春。很多人在撰寫暮春的景緻時，又喜好以傷春、花落來表達憂戚之情。而本聯作者在處理此一感觸上，則不然，他要乘「海棠開後，燕子來時」的暮春美好時節，盡情享受花的盛宴；且這些美艷欲滴的景色，讓我陶醉得想在青青芳草地上築夢，甚至疾呼，早吹的「棟花風」請你把腳步放慢些，好嗎？在下聯中，作者感傷著「碧澗傾春，黃金買夜」的景緻已漸漸消逝，眼看春已遲，暮已深，連寒食、清明佳節都已相繼遇了，在杜鵑、流鶯的啼聲裡，卻隱含著一股無奈的「歸去」感！作者以敏銳的筆觸，將戀春，惜春的情懷，表達得淋漓盡致，真令人讚賞。

蘇州虎丘花神廟門楹上，也有一幅作者不詳的對聯：

一百八記鐘聲，喚起萬家春夢，

二十四番花信，吹香七里山塘。

「蘇州虎丘，原為吳王夫差葬父之地，丘既不高，佔地亦不廣，但因有宏偉壯觀的佛寺，而有「吳中第一名勝」之稱。乾隆四十九年(一七八四)知府胡世銓在佛寺的東側，興建了花神廟，供當地百姓參拜。」(註五)

本聯首先點出了花神廟特殊的地理環境—位居佛寺之側，所以寺中一百零八消除煩惱的鐘聲，非但能清晰可聞，並且把云云眾生從「春夢」中喚起。

下聯作者藉橫跨春天的四個月、八個節氣(由小寒算起)、二十四候(每五日為一候)、以及每年定時按序而來的信風，輪番的將各時令的花朵吹拂；使附近方圓七里的山丘、池塘，到處充滿著花香，此情此景，彷彿讓人有浸身花園，沈醉花香之感。

本聯作者，除給予讀者花神廟的景色外，又藉由鐘聲賦予人們聽覺上的享受，更將滿坑滿谷的花香，吹向大地，使讀者的嗅覺有不勝負荷之感。全聯用字不多，但給人的感覺卻多元而具體，實為佳聯。

花神之說版本頗多，有的來自民間傳說，有的出於文人雅士的看法，有真人真事，亦有虛構者，歷來說法不一。而清朝文人俞樾(一八二一～一九〇六)晚號曲園居士，浙江德清人。博學多才，名聞天下，國內名士多出其門下，大學士曾國藩，李鴻章，尚書彭玉麟均為其座上常客。殿試時，曾賦詩「花落春仍在」深受曾國藩讚賞。著有《春在堂全書》五百餘卷，流傳於世。在其《十二花神議》中，就對當時「流行民間的十二花神」重加議定(註六)，並選出每月應時的花卉作為代表，再選用具有文學造詣的才子佳人配合，由於文詞典雅，深具文學意味，引述故事又活潑、生動，頗受好評。茲將俞樾《十二花神議》中所述「十二花神」列述如下：

正月歲首，梅花當令。(「當」者主也。「令」者時令也。)

南宋范成大《梅譜序》云：「梅為天下尤物」。其〈後序〉又曰：「梅以韻勝，以格高，故以橫斜疏瘦與老枝奇怪者為貴。」韻勝係指其韻緻之美與雅，格高則謂高潔之情操與聖貞之氣節。在詩人筆下的名句，如林和靖的「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蘇東坡的「紛紛初疑月掛樹，耿耿獨與參黃昏。」均描繪了梅的韻勝。至於朱熹的「故山風雪深寒夜，只有梅花獨自香。」楊廉夫的「萬花敢向雪中出，一樹獨為天下春。」則說明了梅的格高。

梅花姿態清麗，疏影暗香，被譽為百花之魁，它不畏霜雪，能耐寒冬，足以代表勤苦卓絕，堅忍不拔的精神。《翰苑新書》記載：「南朝宋武帝之女壽陽公主，正月「人日」（註七），至御花園梅林遊，倦臥『含章殿』簷下，梅花飄著其額，成五出之花，拂之不去，遂成『梅花妝』宮人皆仿之。」於是民間傳說，壽陽公主乃梅花精靈化身。因此俞樾尊壽陽公主為梅花花神。

二月立春，杏花當令。

邵康節《河上觀杏詩》云：「灤河東看杏花開，花外天津暮卻迴，更把杏花頭上插，佳人知是看花來。」「杏」在唐、宋已是幸運之花。又《唐僧倚巴山謂殷文昌語》：「去日既逢梅綻，來時應見杏花開。」由此可知，杏乃升擢吉慶之兆。

在唐朝姚伯聲的「名花三十客」裡，杏被稱為「艷客」，因其花之富於色彩又被稱為「碎錦」、「麗色」或「江錦」。

總之，杏在古神州的綠野裡，構成了美夢，構成了異蹟。幸運成了杏的別名，而昇升亦復因杏而得。它除了有升擢、吉祥之兆，亦為祭祀、農耕、教育，醫學的象徵。

《釵小志》云：「阮文姬插鬢，喜用杏花」。陶溥看見，覺得人面和花色，恰似雙艷，因此呼「杏」為「二花」，它與桃、山吹、石榴、凌霄花、辛夷、躑躅，合稱為「八仙」。杏有處女的嬌羞又頗具風情，因此俞樾封阮文姬為杏花花神。

三月陽春，桃花當令

唐·白敏作〈桃花〉詩贊頌之：「千朵穠芳倚樹斜，一枝枝綴亂雲霞，憑君莫厭臨風看，占斷春光是此花。」

自古以來桃花象徵陽春、愛情與婚姻。而桃杖、桃符、又是民間避邪寶器。所以為中國歷史發展中最具文化色彩之物。

《左傳》記載：「春秋時代的息夫人(息，古國名)姓媯，陳侯之女，長得極為美麗，楚文王滅息，將息侯貶至楚國都城為門卒，強納媯氏為己有，媯氏雖為楚王生兩子，堵敖及成王，但數年不言不語。王問及，她說：『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有年，文王出外打獵，媯氏趁機至城門會息侯說：『今日見君一面，死而無憾』言畢撞牆而死，息侯亦即於城邊自盡，文王

聞訊，深為感動，便以諸侯之禮，合葬二人於漢陽城外的桃花山上，後人立祠以祀，建『桃花夫人廟』。」因此俞樾尊息夫人為桃花花神。

四月，孟夏，牡丹花當令。

唐·皮日休曾作〈牡丹〉詩贊頌之：「落盡殘紅始吐芳，佳名喚作百花王，競誇天下無雙艷，獨佔人間第一香」。

牡丹世稱花王，具有雍容華貴姿質，象徵吉祥、富貴和權勢。

隋、唐以來，人們心目中便以牡丹為百花之王。民國十八年政府正式定梅花為國花前，牡丹一直是代表中國的國花。盛唐天下太平，國勢隆盛，牡丹之豐盈華美正迎合唐人喜尚，因此唐代美女都以豐腴華貴為美。每至四月百花將闌，牡丹正值盛開，民間便有「穀雨三朝看牡丹」之習慣，此刻賞牡丹、買牡丹之風極盛，正所謂「舉城之人皆若狂」。同時戴牡丹、簪牡丹於髮上，亦為顯貴婦女習俗。

宋樂史撰《楊太真外傳》記載：「李白，字太白，唐朝詩人，被譽為『詩仙』。玄宗時為翰林學士，著有膾炙人口，流傳千古的《清平調》三章，是詠牡丹亦歌頌貴妃。」因此俞樾尊李白為牡丹花神。

五月，仲夏，石榴花當令。

唐·杜牧作〈山石榴〉詩贊頌之：「似火山榴映小山，繁中能薄艷中閑，一朵佳人玉釵上，只疑燒卻翠雲鬟。」

石榴花紅似火，佳人摘以簪頭。傳說石榴可以避五月惡暑，象徵多子多孫之吉兆。

魏收撰《北齊書》記載：「北齊安德王高延宗納趙郡李祖收之女為妃，妃母宋氏贈與安德王兩個石榴。」李祖收曰：「石榴房中多子，王新婚，妃母欲王子孫多」，安德王聞之，十分喜悅。從此，便以石榴象徵多子多孫繁衍之吉祥物。因此俞樾尊北齊安德王之妃李氏為石榴花花神。

六月、季夏，蓮花當令。

唐·李白，作詩贊賞蓮花：「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

蓮花清婉雅致，出汙泥而不染，是吉祥的花兒，深受人們喜愛，象徵君子、神聖及長壽。

唐人晁采，小字試鶯，幼時與鄰生文茂私訂終身，長至文茂寄詩傳情；晁采以蓮子回贈。文茂將蓮子埋於盆中，不久花開並蒂，晁母聞之，以為「佳藕天成」為吉兆，於是將女嫁於文茂。因此俞樾封晁采為蓮花花神。

七月、孟秋，雞冠花當令。

宋·洪適作〈雞冠花〉詩贊頌之：「芥毛金爪勇難干，肯作霜花對乍寒，若說乘軒有癡鶴，司晨如此合峨冠」。

雞冠花原產印度，在唐朝已有詠誦詩句，適栽於庭園花壇，有較高的藥用價值。而那一項「冠花」非花也，乃是肉質花序。袁宏《楓窗小牘》上說：「雞冠花汴中謂之『洗手花』，為中元節供祭祀的瓶花，又名『祖宗花』。」

南朝·陳後主，名叔寶，吳興人，宣帝之子，在位七年，為隋所滅，被俘死於洛陽。後主善作宮體詩，詞采綺麗，著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得意作品。世傳雞冠花即「玉樹後庭花」，因此俞樾奉陳後主為雞冠花花神。

八月，中秋、桂花當令。

清·唐孫華有〈桂〉詩贊頌之：「高秋金粟正離離，攢樹成林得地宜，黃綻早先籬菊信，碧寒仍帶松姿」。

桂花香氣濃郁，又名木樨、巖桂，九里香。桂樹又是人們喜愛的造景名樹，它的壽命很長，可達百年、千年。為百藥之長，可引導百藥。遠古時，被視為「神聖之樹」。

晉·郤詵字廣基，晉武帝時任雍州刺史，為人剛正，甚得清譽，武帝有日問郤詵：「卿自以為如何？」郤詵答曰：「臣舉賢良對策第一；猶桂林一枝，崑山之片玉。」這是「桂林一枝」的出處。自唐以來，「折桂」成了科舉及第的象徵名詞。因此俞樾尊「自稱桂林一枝」的郤詵為桂花花神。

九月、深秋，菊花當令。

晉·袁崧作〈菊〉詩贊頌之：「靈菊植幽崖，擢穎凌寒，春露不染色，秋霜不改條。」

菊素以高潔隱逸，延年益壽稱頌，與梅、蘭、竹並稱為「四君子」。它的自然屬性，可以說是中華民族美學思想的啟迪動力。歷代詩人、文士傳頌「菊」的名句，不勝枚舉。

《晉后妃傳》記載：「左貴嬪是晉朝撰《三都賦》之文學家左思之妹左芬。西晉臨淄人，好學，善詞賦。文采不讓其兄，晉武帝聞其才華出眾，聘入後宮。初拜修儀，後為貴嬪。祇因姿陋，未能得寵，但德才見重。今存詩、賦、頌、贊、誄等二十餘篇，大都是應召之作，文辭妍麗。著有《菊花頌》傳頌一時。」因此俞樾尊左芬為菊花花神。

十月、寒霜、芙蓉花當令

明·王象晉《群芳譜》讚譽其「清姿雅質，獨殿群芳，秋江寂寞，不怨東風，可稱俟命君子矣。」

農曆十月已是寒霜時節，百花皆枯，惟獨芙蓉繁茂嫵媚，為蒼茫大地增添錦色。芙蓉花嬌美，枝葉挺拔，溫潤秀雅，姿態優閒脫俗，令人賞心悅目。

芙蓉又名華木、拒霜、醉芙蓉、木蓮等，可由別名瞭解花性與花情。

宋朝大學士石曼卿，性倜儻，重氣節，工詩善書，明是非，嗜酒不亂，可謂俟命君子。

依據歐陽修《歸田錄》記載：「石曼卿去世後，其故人有見之者。」云：「我今為仙，主『芙蓉城』」因此俞樾尊石曼卿為芙蓉花神。

十一月，仲冬，山茶花當令

明·文震亨作〈山茶花〉詩贊頌之：「似有濃妝出絳紗，行光一道映朝霞，飄香送艷春多少，猶見真紅耐久花。」

山茶花典雅古意，幽遠悅目，於仲冬歲寒，大雪紛飛之際，依然常綠不凋，給人難忘的鮮明清韻景象，也為寒天大地帶來無窮美感。在傳說文化中，有著「春意長青」之意。

明朝戲曲名家湯顯祖鍾愛白色山茶—玉茗花。且以「玉茗堂」為其住所堂名，更著有戲曲史上不朽的「玉茗堂四夢」。因此俞樾尊湯顯祖為山茶花花神。

十二月，隆冬，蠟梅當令

南宋·楊萬里作〈蠟梅〉詩贊頌之：「天向梅梢別出奇，國香未許世人知，殷勤滴蠟緘封印，偷被霜風折一枝。」

農曆十二月，臘鼓頻催春節近，在這朔風吹雪的臘月，蠟梅盛開。它韻勝格高，清幽遠馥，是古意盎然的名卉，深得人們喜愛，自古號稱「一品九命盟主花」。

南宋范成大《梅譜》上記載：「蠟梅本非梅類，以其與梅同時，香又相近，色酷似蜜蠟，故曰『蠟梅』。」蠟梅原名「黃梅」，非開花於臘月而得名。是北宋元祐間，蘇東坡和黃山谷認為黃梅色如蠟，始提倡改稱蠟梅。因此俞樾尊蘇、黃二人為蠟梅花神。

這些神話和傳說，充分反映出先民對花卉乃至自然萬物的尊崇。而這種對自然萬物的尊崇，正是我傳統文化中優於西方文化的所在。身為炎黃子孫的我們，在獲得這份珍貴文化遺產時，必須更加珍惜，使之傳承並發揚光大。

五、花在中國文人心目中的地位

自古以來，花卉在中國人的生活與文化中便有著深遠的影響，在中國哲學的理想境界中，它象徵著一種超越的能力與高貴的情操。它是詩人靈感的來源，也是歌詠的對象。人們對它非常的喜愛，經常以牡丹、梅、蘭、菊、蓮等花卉名

稱做為名字，甚至將它成為繪畫、刺繡及藝術作品的主題。使花卉由清雅藝術變成實用藝術。且在文化傳承中發揮了教化的作用。因此，人們常以花品組成了含義特別的名詞，如「四君子」—梅、蘭、竹、菊。「四愛」—蘭、蓮、菊、梅。「四友」—松、蘭、竹、梅。「五清」—松、竹、梅、蘭、石。並且還將「花」擬人化，以區分人格的高下及等第，如「花三十客」(註八)及「九品九命表」(註九)等。

花卉在中國人生活上的重要性，由上所述，便可知曉。它不單具有觀賞上的價值，同時在中國文化上也產生了不可磨滅的影響。這一點可由古代文獻記載，風俗習慣以及早期的園藝、文學、藝術中得知。

中國文人除了以詩文讚頌、歌詠花卉外，還常以花喻人、以花明志、以花寄情。

(一)以「花」喻人

王世懋《花疏》記載：「玉蘭花香似蘭，宋人名之迎春。千幹萬蕊不葉，而『花』當其盛時，可稱玉樹。」玉蘭潔白如玉，又有王者之香，因之將其視為花中「伯夷」(被譽為聖人中最清高者)

李時珍《本草綱目》記載：「秋葵晨開、午收、夜落。除供觀賞外，花、子、根均可入藥。」。葵花雖易落早逝，但全身均可入藥，這種不計個人生命的短暫，卻能救世濟人的做法，深受讚賞，因此將其視為花中「伊尹」(被譽為聖人中最負責任者)

周敦頤《愛蓮說》稱讚蓮花：「出污泥而不染」「可遠觀而不可褻玩」因此被視為花中「柳下惠」(被譽為聖人中最隨和者)

這種以己之心，臆度花的喜愛，強調人與花的心靈溝通，且以花擬人的做法，正是中華文化的精神所在。

(二)以「花」明志

「蘭」為王者之香，性質高雅脫俗。自古即受文人雅士喜愛，成為君子的代表。《孔子家語》便說：「芝蘭生於谷，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為困窮而改節。」又說：「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與之俱化。」由此可知，蘭在一般人心目中已成為高貴、優雅、芬芳、純潔的代表，予人灑脫飄逸之感。這正是以花明志的最佳表現。

「菊」傲霜而晚香，在秋風秋雨中，仍怡然自得。它那高潔隱逸的風格，頗受人們讚頌。晉朝有名的田園詩人陶潛，對菊花酷愛至極，並寫下了「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秋菊有佳色，裊露掇其英，汎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等傳頌千古的詠菊名句，表現其清逸恬淡，嚮往自然的情懷。這種以花明志，固貧守道，獨善其身的做法，足為後世典範。

(三)以「花」寄情

南唐中主李璟在《南唐二主詞》中，有詞「菡萏香銷翠葉殘，西風愁起綠波間。」這闕詞有著眾芳蕪穢，美人遲暮之感。「菡萏」是荷花的別稱，它出污泥而不染，展示完美的形象，它亭亭玉立，恰似君子的風範。而「香銷翠葉殘」，蘊含荷花盛衰消長的生命循環。它來自污泥又將皈依污泥，是循常的現象，然而正因為它由盛(輝煌)而衰(寂寞)，又在秋風的淫威下，詞人猝然目睹，情不自禁地引起悲憤。其中「西風愁起綠波間」的愁字，顯然是詞人感情的投射。所謂「以我觀物，故物皆我之色彩也」。

宋朝女詞人李清照在《如夢令》中，有詞「試問捲簾人，卻道海棠依舊。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這是一闕傷春的作品，出自深閨多情的才女之手，更是溫婉纏綿。女人生命的本質，透過李清照深沉、細膩的描述，呈現出如絲牽藤纏的情態，足令為情所困者感傷。

女詞人酣睡一夜，酒意已消，她把視線滑向窗外，隱約見到一夜風雨後的痕跡。滿園折騰一夜的花朵，不知是否無恙？尤其是那一株花意已闌珊的海棠，會不會因此香消玉殞？愛花惜花的心情，常人都有，然而把自己移情於花，復由花的萎謝，聯想到人情事務的遷移變化，那就是一股極濃的情思，也是以花寄情的最佳寫照。

在中國文學史上，花卉受文人歌頌的詩文不勝枚舉，日常生活中也常引用與花有關的成語，如蘭心蕙質、桂馥蘭薰、桂子飄香、荷雨帶香、杏林春暖、杏壇留芳、世外桃源、芝蘭之室、桃園結義，梅妻鶴子、青梅竹馬、望梅止渴等，屈指難數。

因此，利用匆忙生活的片刻，將心靈寄託於花的神話和傳說，或回顧一下古人所描繪的圖案和形象，便會發現，這些將成為我們明日的精神食糧。所以在閒暇無事，苦悶煩躁之際，不妨觀荷、賞梅、持螯對菊、聞桂子飄香、聽雨打芭蕉、夏蟬鳴叫，讓自己像一朵含笑的花，快樂的生活於大自然中。且以花為師，以花為友；讓它啟發我們的智慧，讓它撫慰我們的心靈。

六、結語

人們以不同的方式記錄生命，有人以文字歌詠生活，有人以圖畫彩繪心情，而花卉愛好者，則是以接近自然的心，聆聽花朵美妙的聲音，散發出無以言喻的感動，創造了生命的永恆。

於是，上天以巧手孕育著美的魔力，拾取大地的精華，用美的力量，記錄生活的點滴，像蝴蝶飛舞著春天的秘密一樣，以生命的姿態和自然溝通，為現代人忙與盲的生活，注入一股清新的暖流。深信，美是無所不在的，只要我們付出真誠和愛心，定能得到盛情的回報。

所以，在人們背負著太多的感情包袱，承受著永無止境的生活壓力時，倘能在花卉的廣大領域中悠游，必可拋棄俗念，回歸自然，提昇心靈境界，創造「真、善、美」的人生。

附 註

註一 見張玉書等奉敕撰《康熙字典》（文化圖書公司、台北、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八月再版）頁九四八。

註二 見程兆熊著〈論中國之花卉〉，《農林學報》（台灣省立農學院，台中，中華民國四十五年十二月。）頁三。

註三 見許淑真著《花藝》（幼獅文化事業公司，台北、中華民國七十六年六月初版）頁八。

註四 明朝張岱在《陶庵夢憶》中所陳述的一篇牡丹花神的故事：

天台多牡丹。大如拱把。其常也。某村中有鵝黃牡丹。一株三幹。其大如小斗。植五聖祠前。枝葉離披。錯出簷甍之上。三間滿焉。花時數十朵。鵝子黃鸝。松花蒸粟。萼樓穰吐。淋漓簇沓，土人於其外搭棚演戲四五臺，婆娑藥神，有侵花如毛髮者。立致奇祟。土人戒勿犯。故花得蔽芾而壽。

註五 見顧平旦等主編《名聯鑒賞詞典》（合肥黃山書社，安徽，西元一九九一年出版）頁五四—五五。

註六 見鄭元春著《花的世界》（渡假出版社、台北、中華民國八十一年八月初版）頁七四—八二。民間流行的十二花神 係依據宗教信仰，配以通俗故事人物，所認定出的神祇；

司正月 梅花花神 壽陽公主。 司二月 杏花花神 楊玉環。
司三月 桃花花神 嬌息(息侯夫人)。 司四月 牡丹花花神 麗娟(漢武帝寵幸之宮女)。
司五月 石榴花花神 鍾馗。
司六月 蓮花花神 西施。 司七月 秋葵花花神 漢武帝寵妃李夫人。
司八月 桂花花神 綠珠(石崇愛妾)。 司九月 菊花花神 陶淵明。
司十月 芙蓉花花神 石曼卿。 司十一月 山茶花花神 白居易。
司十二月 蠟梅花神 楊令婆(宋將楊業之妻)。

註七 見姚志崇發行《辭海》（中華書局，台北，中華民國四八年四月）頁一七三。

「人」日 《北史》〈魏收傳〉引董勛答問禮俗曰：「正月一日為雞，二日為狗，三日為豬，四日為羊，五日為牛，六日為馬，七日為人。」

註八 見唐姚伯聲撰〈花三十客〉《西溪叢語》(國立中央圖書館發行，台北。)

花三十客 乃文人雅士遊戲筆墨之作，用以品鑑花德。

牡丹為貴客、梅為清客、桃為夭客、杏為艷客、蓮為淨客、桂為岩客、海棠為蜀客、躑躅為山客、梨為淡客、瑞香為閨客、木芙蓉為醉客、菊為壽客、酴 為才客、臘梅為寒客、瓊為仙客、素馨為韻客、丁香為情客、葵為忠客、含笑為佞客、楊為強客、玫瑰為刺客、月桂為痴客、木槿為時客、石榴為村客、鼓子花為田客、曼陀羅為惡客、孤燈為窮客、棠梨為鬼客、棣萼為俗客、木筆為書客。

註九 見宋張翊撰《花經》(國立中央圖書館發行，台北。)

九品九命 古時評定人材高下，分為九等，叫「九品」。「九命」是周代官爵所分的九等。據「漢書古今人物表」的分法，品數越少，地位越高。至於「九命」正好相反，數字越大，地位越高。不論九品、九命，都關係著王朝任才任官的體制。張翊將這種體制用在花藝上，雖然是戲作，但也足以證明當時的文士認為花卉世界已足以構成獨立完整的藝術國度了。

五代蜀漢張翊的《花經》以九品九命來定花卉的品第高下，開創了中國近千年來花卉品第高下的理論：

一品九命：蘭、牡丹、臘梅、酴、紫風流(睡香別名)。

二品八命：瓊花、蕙、巖桂、茉莉、含笑。

三品七命：芍藥、蓮、薝蔔、丁香、碧桃、垂絲海棠、千葉桃。

四品六命：菊、杏、辛夷、荳蔻、後庭、忘憂、櫻桃、林檎。

五品五命：楊花、月紅、梨花、千葉李、桃花、石榴。

六品四命：聚八仙、金沙寶相、紫薇、凌霄、海棠。

七品三命：散水珍珠、粉團、郁李、薔薇、米囊、木瓜、山茶、迎春、玫瑰、金鳳、夜合、躑躅、金錢、錦帶、石蟬。

八品二命：杜鵑、大清、滴露、刺桐、木蘭、雞冠、錦被堆。

九品一命：芙蓉、牽牛、木槿、胡葵、鼓子、石竹、金蓮。

參考文獻

1. 屈原著《楚辭》(中央研究院藏，台北)

2. 張翊著《花經》(國立中央圖書館發行,台北)
3. 袁宗道著《瓶史》(商務印書館,台北)
4. 姚伯聲著《花三十客》(國立中央圖書館發行,台北)
5. 李時珍著《本草綱目》(宏業出版社,台北)
6. 俞樾著《十二花神議》(新興書局,台北)
7. 王象晉著《群芳譜》(啟明書局,台北)
8. 曾縵雲著《畫說花神》(文化圖書公司,台北)
9. 陳運造著《花與花的故事》(台灣省立博物館發行,台北)
10. 張岱著《陶庵夢憶》(新興書局,台北)
11. 巴壺天編《唐宋詩詞選》(東大圖書公司,台北)
12. 許淑真著《花藝》(幼獅文化事業公司,台北,中華民國七十六年六月初版。)
13. 蘅塘退士選輯《唐詩三百首》(大眾書局,台南,中華民國五十一年四月再版。)
14. 賴進義發行《白話詩經》(雙和圖書社,台北,中華民國七十三年十一月初版。)
15. 程兆熊著〈花卉與人生〉《中國花卉》(中國花卉雜誌社,台北,中華民國六十三年四月。)
16. 程兆熊著〈論中國之花卉〉《農林學報》(台灣省立農學院,台中,中華民國四十五年十二月。)
17. 鄭淑敏發行《文人插花》(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台北,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六月初版。)
18. 鄭元春著《花的世界》。(渡假出版社,台北,中華民國八十一年八月初版。)
19. 許慎著《說文解字》(啟明書局,台北,中華民國五十六年八月初版。)
20. 杜預注《春秋經傳集解》(新興書局,台北,中華民國五十年十一月初版。)
21. 張玉書等奉敕撰《康熙字典》(文化圖書公司,台北,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再版。)
22. 莊涵玉著《倉頡造字》(號角出版社,台北,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九月初版。)
23. 顧平旦等主編《名聯鑒賞詞典》(合肥黃山書社,安徽,西元一九九一年初版。)
24. 鍾華楠著《中國園林藝術》(尚林出版社,台北,中華民國七十一年五月二十日初版。)
25. 姚志崇發行《辭海》(中華書局,台北,中華民國四十六年四月臺四版。)

88年3月31日 收稿

88年4月23日 接受

